

父亲的小院

□苏裴

想起父亲的小院 ,我总想着回去 ,就那么安静地坐坐 ,有的是消不去的恬淡、舒缓。时间在这儿是沉静而陶醉的 ,小院一角的翠色总在不经意间漫漫心田 ,那份憧憬不言而喻。

五月的风总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凌霄花的招展舒卷而来。

想起父亲的小院 ,我总想着回去 ,就那么安静地坐坐 ,有的是消不去的恬淡、舒缓。时间在这儿是沉静而陶醉的 ,小院一角的翠色总在不经意间漫漫心田 ,那份憧憬不言而喻。

父亲爱花是出了名的 ,五月的那一隅 ,每一张叶片儿都闪着翠绿的光。或扦插、或朋友分赠、或山间移来 ,再或是地垄上的带回 或缸、或罐、或盆、或壶都是沾着苔儿的古朴 ,兰儿、蕨、岩皮多肉、芍药、山茶都能在这儿找到安宁的栖处 ,蓬勃地生长。

记得小时候 ,院子里是有株芭蕉的 ,扶疏垂荫 ,宽厚的叶儿扇摇着院

子里所有的清凉 ,似小院里的绿纱帐 ,斜斜地将西入的骄阳挡在半片院外。每到入夏 ,成串成簇的淡黄色的花儿争相开来 ,招蜂引蝶的热闹 ,再后来就结出几串异常玲珑剔透的 果儿 ,羞涩地窝在叶丛深处。成天介儿绕着院儿楼上楼下疯玩的孩子们累了、渴了 ,就变着法儿地踩上伙伴的肩膀摘撮着 ,嘬吸着清冽的汁儿 ,意犹未尽。

每年入冬 ,一年一度的大修整必不可少。一番梳理 ,院子里冬日的暖阳一下子欢快了起来。小院的一年四季成了我每周七篇日记一篇周记全部的题材 ,从春写到尾 ,终是小院里的声响 ,从没觉着能将 她 写完、写透。

今年兰花抽了几个花箭 ,芍药开了几瓣花 ,山茶接了几茬儿 ,父亲总是在忙碌的农活间隙 ,静静地与花儿相顾 ,又或返回桌前勾画几笔 ,或润色、装裱 ,或手工影版、雕刻 ,于是再过些时候 ,就变成了灯座、笔筒 ,抑或是各种木雕小饰件、小把玩 尽是小院的延伸 ,于是邀上我们相看一番 ,或分与我们把玩 ,各尽其欢。

兰草分出了三二钵 ,芍药也移出

了几株 ,万年青多了两丛 ,什锦花又有了各色儿 ,无处得栽。一个落雨的黄昏 ,父亲推着独轮车进了小院 ,满车一色的黄泥钵 ,把小院的东隅圈成了一个大概的石砌花台 ,围着一方小池 ,温润而葱郁。

曾几何时 ,东房檐的蜂房下多了株凌霄花 ,一到三月就抽枝长叶、生机勃勃、攀梁越檐地铺将开来 ,再过些时候 ,每个俏皮的藤蔓尖上都鼓起串串花苞 ,叶儿更是稠密 ,遮挡了客厅外的夕晒 ,将暑日里那份焦灼隐逸在那围翠色纱帐外。此时一朵朵俏丽可人的 金红 ,早已按捺不住好奇 ,时不时就探上窗台 ,翘首张望。

记得那年 ,父亲经不住哥哥再三的电话催促 ,终于决定成行 ,在去上海领了签证后的返程中 ,一路嘱我勤于出入 ,勤于侍弄 ,切不可懈怠

如今 ,却已与他的牵念一道全然放下

五月风儿又进了小院 ,院落里依样的生机、依样的安逸 ,蓦然回首 ,窄巷里似又传来蹬蹬震响的脚步 ,依稀能见芭蕉树下拾掇的身影 ,都已一一映入流年的光影里 ,婉转而悠扬

父亲的早晨

吕永昌

阿哥
年幼的父亲努力打开眼睑
没有回应
几声嘈杂鸡鸣和犬吠
掩盖不了沉重的呼吸和脚步
斑驳的泥墙上 铁犁已不见
只有空气中盘旋着烟草味

阿爸
年幼的我揉着惺忪睡眼
再睡一会
粗糙的手掌掠过我的脸颊
常年抡铁锤
老茧坚硬 却异常温暖
下班给你带颗糖

爸爸
年幼的儿子在用力推搡
音调中听出了埋怨
上学要迟到啦
睡梦中的我转过身子
满心不情愿
再睡一会 再睡一会
只要一小会儿

属于他的日子里

双印

在属于他的日子里
我看到一个人站在窗前
背对着我点起一支红塔山
烟雾从他的口中吐出
然后经过肩膀一直升腾到头顶
最后将他整个笼罩
隐没其中
他像被一团水汽涵融着的
层层叠叠的山峦

然而正因为如此
模糊了投映在玻璃中的面庞
我只能在朦胧中
辨认那脊背的轮廓
透过厚实而宽广的线条
我看到落日在坠落进黑暗之前
用最后的余晖向他尽力招手
如同一个落水者
在生命尽头的不屈的呼喊

夜深了 ,一只甲虫
打开它黑而且亮的鞘翅
大张着 ,用力牵扯玄色的幕布
死命地想从窗口把黑暗拉进屋子
但是父亲挡住了它
他把黑暗和我隔开
用的竟然仅仅是手指上
一跳一跳闪动的带着温热的光
那一刻仿佛他手里夹着的不是烟
而是一根可以撬动星辰的杠杆

父亲节这一天
我站在窗前 ,点起一支红塔山
我欣赏着余晖
笑容里隐藏着父亲的轮廓
我想 ,多年以前
他一定是用那片最后的光
照亮了自己手中的烟

残宵犹得梦依稀

□朱章台

从别后忆相逢 ,几回犹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河照 ,犹得相逢在梦中。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长达72年。可我还是时时刻刻怀念着他。特别是家里有什么大大小小事情或逢年过节 ,我总会身不由己地往父亲的坟地上走 ,与他拉家常说往事。实际上 ,我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很短 ,又是在我婴儿至童年的时期 ,可他给我注入无比的父爱 ,给我人生留下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我妈是多产母亲。在我之前 ,我已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等妈怀上我后 ,因家穷爸妈就商定生下后送给别人。可我的胎儿体特别大 ,妈像往常一样生我 ,三天三夜了还不见动静。后来 ,我妈睡到猪栏里去 ,旁边放上铁犁铁耙 ,四个力大的女人和我妈一齐发力才让我呱呱坠地。那时 ,妈晕倒在血泊中 ,许久才清醒过来。让人惊喜的是 ,我头大身壮 ,眼睛闪亮 ,4.5公斤重的男婴引得众人大声呼叫。我爸高兴得一把将我高高举起。这时 ,他还怎舍得把我送给别人呢。

从我记事开始 ,我就一直与爸共枕而眠 ,直到他过世。爸一字不识 ,可他坚决要让我读书。当时 ,农村孩子读书少之又少 ,可最大的苦爸也自己忍着 ,坚持不让我辍学。

小学四年级时 ,我病了不能上学 ,爸就毅然搁下农活背我上学 ,坚持了一个多月不让我缺一节课。我扑在爸的背上 ,倍感温暖的同时 ,也感受到爸的步履蹒跚和气喘吁吁。爸真是太辛苦了。

13岁的那年正月 ,我考上了初中。开学第一天 ,爸挑着箬笼和被席送我上学。办好手续后 ,爸就起身回家。当看到爸远去佝偻的身影时 ,我突然大哭起来。爸闻声折了回来 ,摸摸我的头轻轻地说 :好好读书。说

岁月匆匆 ,又是一个父亲节来临。每逢佳节倍思亲。节日又勾起我对父亲深深的想念。远路应悲春晚晚 ,残宵犹得梦依稀。爸 ,你在那边好吗 ?孩子想你啊 !

完 ,他就回家了。

好好读书。这是父亲勉励我读书的唯一一句话 ,只四个字却掷地有声。我永远记得当时的场景。我知道当时一个农村孩子能读到中学该是多么难得 ,父母该作出多大努力。我把这四字作为一生的座右铭 ,因为这包含了父辈的心血和对子女最殷切的期望。

初中第一学期结束 ,我们班73位同学只有15人升级。当我爸知道我考了第11名时 ,他狠狠地骂了一句 连前十名都站不住 就赌气出门而去。看到爸的不快 ,我自己也感到对不起家人 ,十分伤心。但我没哭 ,只感到似一把尖刀把 占前十名 四字刻在肺腑上。我牢记 ,以后在任何岗位上都应勇立潮头 ,要占前十名 ,为父母争气 !

初中第二学期 ,我以学生膳食会副会长的身份参与了学校反饥饿的学潮斗争。运动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的同时 ,学校要开除我们几个人的学籍。我回家把详细情况告知父亲 ,并准备挨他一顿毒打。谁知 ,爸听了反而高兴起来 ,还称赞我能为大家办事 ,说明长大了。他说是应该这样学着做人。我真佩服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能这样深明大义。爸真了不起 !

土改时 ,我是村里的儿童团长 ,每天每夜要查岗放哨。爸十分支持

我的工作。当他看到我雄赳赳的神态时 ,乐得合不拢嘴 ,直夸我有志气 ,将来准有出息。

我们一家就这样生活在浓浓的爱的暖流之中。

不幸的是 ,这甜蜜的日子太短 ,在我14岁那年正月 ,刚55岁的爸就永远离开了我们。他交待完后事 ,拉着我的手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爸走后 ,我感到自己突然长大了。家里倒了顶梁柱 ,断了经济来源 ,从此我更不乱花一分钱。我从高一开始 ,节衣缩食 ,勤工俭学 ,努力争取自己养活自己。

我一直牢记爸的话 ,拼命读书 ,要占前十名 ,每年都以优异的成绩拿到甲等助学金。毕业时 ,我第一个拿到最好的分配证书。至今 ,我已退休多年。到现在我还在享父亲的福。正是他让我读书 ,才让我安享幸福的晚年。

长相思 ,催心肝。几十年过去 ,我没有一天忘记过爸爸妈妈。我曾先后三次迁徙过爸妈的坟茔 ,每次都是自己亲手拥抱他们的遗骸 ,送他们到新的 住处 。每年正月初一和清明节 ,我都风雨无阻地上山祭拜父母 ,在他们坟前跪拜 ,久久不起。我告诫孩子 ,坟墓在 ,祖宗在 ,祭拜在 ,家就在。祭拜祖宗是子孙的责任 ,也是子孙的幸福。

长期以来 ,父亲要求我 好好读书 ,学着做人 的遗训 ,总像警钟似的在我耳边长鸣 ,成为我的人生指南。可惜的是 ,我一生碌碌无为 ,愧对祖宗。但我始终坚持堂堂正正做人 ,清清白白做事。

岁月匆匆 ,又是一个父亲节来临。每逢佳节倍思亲。节日又勾起我对父亲深深的想念。远路应悲春晚晚 ,残宵犹得梦依稀。爸 ,你在那边好吗 ?孩子想你啊 !